



革命戏剧集

高山青松



高山青松

高山青松

革命戏剧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济南

封面设计：张逸民

舞台设计：陈家祥、曲志刚

朱学达、董振江

高山青松

革命戏剧集

山东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办公室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2年10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9·47 定价0.37元

前 言

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编选了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美术作品、歌曲等六个集子，献给广大工农兵群众。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关怀、领导下，我省文艺战线和全国一样，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这几个集子，就是从这些作品中选编出来的。

在这些集子的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济南部队和各地（市）、县的有关部门，发动和组织了文艺创作活动，把当地出现的优秀作品，及时地、热情地推荐给我们，使这次编选工作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此次编选工作能够胜利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我们政治、业务水平不高，在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工农兵读者批评指正。

山东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三十周年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 录

- 昆嵛山下 (独幕话剧) 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集体创作 (1)
张 心 勇 执笔
- 高山青松 (独幕话剧) 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集体创作 (25)
李 延 国 执笔
- 三 上 门 (小戏曲) 夏津县革委会政治部业余创作组 (46)
- 蒙山新风 (小戏曲) 临沂地区创作组 (67)
- 参观之前 (小戏曲) 烟台地区业余创作组集体讨论 (89)
聚 庆 家 训 云 昌 执笔
- 半 边 天 (数来宝剧) 临朐县业余文艺创作组 (110)
- 红 线 (话剧) 济南市红卫区文体站 (134)
- 出车之前 (小歌剧) 烟台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业余文艺创作组 (154)
- 都 愿 意 (小戏曲) 滨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69)
- 快马加鞭 (小戏曲) 成武县文艺创作组 (188)

昆 崙 山 下

(独幕话剧)

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集体创作

张 心 勇 执 笔



人物

李团长——解放军某部团长

松大爷——贫协主任

郭 毅——班长

杨 涛——新战士

小 梅——松大爷的孙女

〔昆崙山区，泳清河畔，险峰连绵，顽石嶙峋，皑皑白雪，覆盖山峦沟壑。〕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松柏苍郁，傲雪参天。解放军某部野营训练，正当除夕来到胶东老抗日根据地昆崙山下。〕

〔布景：胶东山区村舍，半屋半院。屋内土炕上，放着整齐的花被子。炕前，一盆炭火正旺。一桌两凳摆在屋当央。〕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幕开。郭毅和小梅将刚写好的春联，贴在房门上。杨涛挑水上。〕

小 梅 （念春联）军民并肩搞训练，

郭 毅 （念下联）昆崙山区战歌扬。

合 （念横批）拥军爱民。

〔杨涛挑空桶由里屋上。〕

小 梅 小杨叔叔，别挑了。

杨 涛 我再挑一担。

小 梅 别挑了，你们顶风冒雪跑了一天的路，刚进村，放下背包就干活，快来烤烤火，烫烫脚吧。

杨 涛 小梅，我挑最后一担。

小 梅 （夺过一只水桶）半担也不行。

郭 毅 小梅，不挑了，你去弄水，我们烫脚。

小 梅 （信以为真）好。（放桶，进里屋。）

郭 毅 快。（拿起小梅放下的空桶，二人悄悄溜下）

小 梅 （上）叔叔！叔叔！

〔松大爷上，小梅差点与松大爷撞个满怀。

松大爷 小梅，你这是干什么？

小 梅 爷爷，让叔叔们来烫脚。

松大爷 烫脚水都烧好了？

小 梅 都开过三次了。

松大爷 这火盆？

小 梅 生得挺旺的。

松大爷 这炕头？

小 梅 烧得暖暖和和，爷爷你看，我把新被子都拿出来了。

松大爷 好呵。

小 梅 （埋怨地）可是叔叔们光顾着干活，又扫院子又挑水，还给咱们贴春联。让他们烤烤火，烫烫脚，说什么也不干。爷爷，我再叫他们去。（欲走）

松大爷 别去了，解放军同志干活是“完全”“彻底”，这活不干完，他们是不会回来的。（拿绳子欲走）

小 梅 你干什么去？

松大爷 我去挑担柴禾，给同志们烤火。（找扁担）小梅，扁担哪去了？

小 梅 叔叔拿去用了。

松大爷 这……

小 梅 爷爷，咱家不是还有根吗？

松大爷 哪有？

小 梅 在里屋墙上挂着的那根。

松大爷 （郑重地）小梅，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梅 我知道。这根扁担，就象你的命根子，总舍不得用它。每年除夕晚上，你还捧着它，看上半宿。

松大爷 （似自语地）这扁担，我要看上它一辈子……

小梅 爷爷，下午，我就把它拿下来擦得干干净净。

松大爷 好啊！

小梅 我借根去。（欲走）

松大爷 我去吧。

〔杨涛挑水上。

松大爷 快放下。

杨涛 大爷，让我来。

松大爷 （给杨涛扑打身上的落雪）哎呀，小杨同志，看你冻的，快来烤烤火。

杨涛 大爷，我不冷。

松大爷 这数九寒天的能不冷吗？

杨涛 我真是不冷。

小梅 （端碗）叔叔喝水。

松大爷 （送水）快来喝碗热姜水，赶赶寒气。

杨涛 （接水）大爷，我向你打听个路。

松大爷 你说吧。

〔杨涛取出一张自制的“行军路线”图，边看图边问。

杨涛 从李家庄到赵家亦有多远？

松大爷 不多不少，整整一百里。

杨 涛 从赵家乔到水泊呢？

松大爷 十八里。

杨 涛 那水泊再到咱村？

松大爷 这一段路近，有四里半。小杨同志（指图）这是……

杨 涛 这是我自己画的一张行军路线图，把我每天走的路程都记下来。

松大爷 噢，这是你们今天走的路？

杨 涛 是啊。

松大爷 好家伙！赶的真不善啊，全是山路可难走咧！

杨 涛 （自豪地）红军不怕远征难！再难走，我这“十一号”也把它量下来了。

松大爷 好！（转念）小梅！

小 梅 （在里屋应声）哎。

松大爷 快弄水给你叔叔烫脚。

小 梅 来了。

杨 涛 我自己来。

松大爷 你快歇着，让小梅来吧。（拿起绳子）我还有点事去。（下）

〔杨涛掏出钢笔，一面写一面念叨。

杨 涛 ……从李家庄到赵家乔是一百里；加上赵家乔到水泊的十八里；再加上……

小 梅 （由里屋上。一手端盆，一手拿瓢，瓢里面有些凉水）小杨叔叔，快烫脚吧。（杨涛聚精会神在画图，没

听见，小梅试了下盆里的热水）太热了，我再对上点凉的。（倒凉水忽听杨涛自语）

杨 涛 ……多了，多了……

小 梅 多了？（以为是自己凉水放多了，试水）不多呀，太热也不行。

杨 涛 不，多了！

小 梅 多多少？

杨 涛 多了二里半。

小 梅 （不解地）什么？二里半？

杨 涛 （抬起头来）是啊，小梅你看，（指图）这一百加上十八，再加上四里半，是一百二十二里半。今天原计划行程一百二十里，这不是整整多了二里半嘛。

小 梅 （恍然大悟）噢，是这么回事呀！哎，你这又写又画的是什

杨 涛 这是路线。

小 梅 路线？小杨叔叔，听俺爷爷说，解放军叔叔路线斗争觉悟可高咧，（指图）请你给俺讲讲这路线斗争

杨 涛 这……我这路线没有斗争呀。

小 梅 叔叔，你也太谦虚了，哪有没有斗争的路线呀。

杨 涛 （极认真地）我这路线就是没有斗争！

小 梅 没有斗争？那你这方向不会偏？

杨 涛 偏？往哪偏？我走一天画一天，走一天算一天，只

要我不忘画村庄，算路程，保证不会偏。

小 梅 （不解）那你这是什么路线？

杨 涛 “行军路线”。

小 梅 噢，我还当是“革命路线”呐。（进里屋）

杨 涛 （恍然）不是！不是！

〔郭毅扛扫帚上。〕

郭 毅 小杨！

杨 涛 到。班长，扫完了吗？

郭 毅 完了。

杨 涛 团长怎么没回来？

郭 毅 他能闲得住吗？这刚扫完雪，又到北山坡看地形去了。

杨 涛 你快来烤烤火。

郭 毅 小杨，你的腿脚怎么样？

杨 涛 很好。我这“十一号”是“安全行驶”两千里，一点故障也没出。

郭 毅 （笑）没出故障？团长那十来根头发，都穿在谁脚上？

杨 涛 （憨笑）嘿嘿，那是刚出营房的事。现在，我这脚上都能敲榔头。

郭 毅 敲榔头？

杨 涛 是啊！我这成了“铁脚板”了！

郭 毅 （欢喜地）小杨啊，这一路上你表现的很好……

杨 涛 我做的很不够，这都是咱团长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郭 毅 是啊。团长自从来到咱连蹲点，又住在咱们班，时时处处帮助我们，教咱行军、作战、宿营、吃饭。

杨 涛 可不是。他那么大了，还和咱们一起摸爬滚打。

郭 毅 听说战争年代，团长在这昆崙山区打过仗，还立过战功呐！

杨 涛 噢？……

郭 毅 在一次战斗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一个老乡。你没见他腿上有块伤疤吗？

杨 涛 见过。

郭 毅 那伤疤就是为了抢救老乡落下来的。

杨 涛 我听他讲是个老乡救过他。

郭 毅 团长可谦虚哪！他从不讲自己的功劳。他总是说，成绩、功劳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要谦虚谨慎反骄破满，把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杨 涛 咱团长真是永葆革命青春。

郭 毅 我们要向团长好好学习。走，咱给五保户郝大娘贴春联去。（二人下）

〔李团长在乐声中朝气蓬勃、健步而上。〕

李团长 （望漫天飞雪，豪情满怀）……瑞雪兆丰年，真是一场好雪啊！既能丰产，又能练兵，下的正是时候！（见院内地面又积落雪，拿起门旁扫帚，埋头打扫。）

小 梅 （端盆上）叔叔，快来烫脚。怎么？又走了。（出

屋找，见李团长扫雪误认为是杨涛）快别扫了，小杨叔叔。（李团长抬起头来）哎呀！（羞愧地）是团长伯伯。快进屋暖和吧。

〔松大爷风尘仆仆上。〕

松大爷 团长，你怎么又干上了。快屋里暖和。（推李团长进屋）

李团长 （拿起小笤帚为松大爷扫身上落雪）快来扫扫雪。

松大爷 我自己来。

李团长 还是我来吧。

松大爷 团长，俺疃的男女老少，听说子弟兵要来，几天前就盼哪。今天看到你们，真比看到自己的亲人还要亲啊！……

李团长 大爷，贫下中农待我们真象一家人。特别是到了咱们胶东老根据地。

松大爷 俺们拥军工作做的不够，欢迎多提意见啊。

李团长 提意见？那可真是“伸出拇指把你夸”啊！（二人笑）咱们胶东老根据地，真是处处都有“沙妈妈”，乡亲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热乎乎的火炕腾给我们睡；多少个老大娘，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新花被，盖在我们战士身上；多少个大嫂，为我们烧茶送水……

松大爷 你……

李团长 还有大爷你，冒着这寒风大雪，挑来自己的柴禾，给我们生火取暖。（激动地）大爷，你还叫我们提

意见，这意见让我从哪儿提啊？

松大爷 团长，咱可是一家人，你可别说两家话。快来烤烤火。（二人坐在炭火旁）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抽个工夫，帮咱大队把民兵训练训练。

李团长 （客气地）我们野营训练，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

松大爷 不，向你们学习。毛主席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李团长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二人大笑）大爷，听说你这个贫协主任，是个老民兵啦？

松大爷 那可是。抗日那工夫，我送情报，埋地雷；打老蒋，我支前抬担架，当向导，钢枪一直没离手。就是现在，民兵连还请我当这个……“军事顾问”。

李团长 这好啊，大爷，我们准备在这昆崙山搞一次讲路线，学传统的教育，请你这个“军事顾问”给我们讲一课怎么样？

松大爷 教育下一代，是咱老一辈的责任，讲课这件事，我应承下来。

李团长 那太好了。

松大爷 我可有话在先，就怕讲不好。

李团长 你是个老民兵，路线斗争觉悟高。一定能讲好。大爷，等搞完今晚上的长途奔袭……

松大爷 什么？你们今天晚上还要走？

李团长 是啊。

松大爷 这刚进村，又……